



《主角》：从个体传奇到群像史诗

◎ 陈丹丹 管振亚

“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。”陈彦在《主角》中写下的这句话，道出了“主角”二字背后全部的重量。由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，自2026年5月10日播出以来，台网热度持续攀升。据中国视听大数据(CVB)，截至2026年6月初，该剧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最高收视率达4.487%；豆瓣评分维持在8.1至8.2分区间。一部以秦腔为背景、讲述秦地名伶的年代大剧，缘何能在短视频时代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？答案或许藏在“人人皆为主角”这一精神命题之中。

个体弧线：从“被命运推着走”到“认栽不认命”

忆秦娥的故事，从一个连话都不愿多说的放羊娃开始。她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村，上有姐姐，下有弟弟。人生似乎早已注定要与黄土、羊群捆绑在一起。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娃来弟，到剧团里烟熏火燎的烧火丫头易青娥，再到名震四方的秦腔小皇后忆秦娥——两次身份跃迁，每一步都裹挟着身不由己的无奈。她没有天赋异禀的光环，只有寒夜练功的执着、遭受排挤的隐忍和面对苦难的倔强。所谓“认栽”，是对苦难的坦然领受，不回避、不粉饰；所谓“不认命”，是领受之后的不屈服、不甘心。正是这种平凡的起点和不粉饰苦难的真实，让她的突围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普遍意义，也使她的故事从“传奇”走向了“共情”。这种共情的本质，正是当下社会对“认栽不认命”这一生命态度的集体共鸣。

群像叙事：主角与配角的辩证法

个体的命运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展开的。忆秦娥的成长，离不开她身后那个复杂而生动的人物群像。正如原著作者陈彦在该剧看片会上所言：“每一个主角都是由诸多配角推向主角宝座，同时每一个配角经过艰苦卓绝的磨炼，也能成为时代的主角。”这番话揭示了《主角》更为核心的精神命题。

剧中胡三元、花彩香、米兰、苟存忠、古师等人物，不是“主角光环”下的背景板，而是各自拥有完整精神世界的生命个体。有人甘当人梯，有人嫉羨追逐，有人在掌声中迷失，有人在寂寞中坚守。剧中塑造的不是一个英雄，而是一个生态，舞台上没有永远的主角，总有一茬茬优秀的人成长起来，站到聚光灯下，也总有人悄然退场。这正是生活最本真的面貌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沉浮的普通人，都构成了生活这部大戏的真正主角。从忆秦娥的个人奋斗，到群像生态的彼此成就，《主角》完成了从“一个人的传奇”到“一群人的史诗”的叙事升维。

秦腔文化：“慢”与“真”的功夫传习

为了体现剧中纯粹的年代感，作为《主角》监制的张艺谋明确强调“把电影的叙事密度、光影质感、镜头调度融入长篇剧集当中去”。不刻意制造冲突，力求还原时代和生活本来的样子。日常生活场景中，镜头老老实实地对着剧团食堂那口冒着热气的大锅，演员端着粗瓷碗蹲在地上扒饭，一股厚重古朴而又粗粝的生活气息便扑面而来，时代感像油画一样在观众面前铺陈开来。但是，一旦进入秦腔表演，镜头立刻切换。调度变得稳定、庄重，充满仪式感。戏服的华美、油彩的浓烈、身段的惊心动魄，被细细勾勒出来。秦腔唱段用了现场实录，这为视听策略注入了灵魂。此外，秦腔的激越与悲凉，直接注解了人物的命运起伏。刘浩存饰演的成年忆秦娥，其出场本身就是一段令人难忘的“神级转场”。少年易青娥在院中反复练习旋转，镜头跟着她流转。一个360度蒙太奇，瞬间切换到成年忆秦娥的亮相。她的眼神从懵懂稚嫩，变得沉稳内敛。没有一句台词，却道尽了多年的磨砺与成长。主演凭借扎实的“四功五法”，演绎了秦腔武旦开蒙戏《打焦赞》，一演成名。这段戏一播出，就引爆了社交平台。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迅速在抖音开启《打焦赞》专场直播，将秦腔“慷慨激越、粗犷豪

迈”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直播间涌入了两万多名观众，评论区被“跟着《主角》入坑秦腔”刷屏。这一从荧屏到戏台的文化接力，正是影视作品激活非遗生命力的生动范本。

精神旨归：匠人精神的时代回响

当人物传奇与群像叙事共同构建的精神世界足够扎实时，它便自然能够回应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。《主角》的精神指向，远远超越了秦腔这一特定行业。正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所言：“人生不必光芒万丈，但始终要内心有光；不必事事圆满，但要真诚热烈地生活。”当忆秦娥从被命运摆布到成为秦腔符号般的存在，当胡三元为守护艺术尊严不惜押上前程，当花彩香即便从艺术云端跌落人间依旧不改对秦腔的赤诚时，我们看到的便是一幅关于“坚守”的群像。忆秦娥“乖、笨、实”的性子，恰恰构成了对“速成”“速朽”时代氛围的最有力反驳。剧中“戏比天大”的匠人信仰与“角如微尘”的生命叙事贯穿始终，这种将个体价值锚定于技艺本身的追求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真诚与坚守永远是照亮人生之路的微光。

一部聚焦秦腔名伶的年代剧，之所以能够打破地域与行业的壁垒，恰恰是因为它讲述的不是一个人的传奇，而是无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与坚守的精神侧影。在速食文化盛行的当下，《主角》用“慢炖式”的成长叙事，为焦虑的个体提供了精神抚慰。它让人相信，没有人天生就是主角，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坚守与热爱，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。这部剧的共情力释放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信号：优秀的年代剧，可以以其独特的历史纵深与人文关怀，成为记录时代精神、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叙事载体。当人们在剧中看到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碰撞，当人们在忆秦娥的故事中照见自己的挣扎与坚守，便会发现，《主角》真正打动人的，正是那份超越年龄、地域与阶层的共同人性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：当悬疑撞上喜剧

◎ 耿小博 侯景皓

2026年5月，由刘海波执导、改编自紫金陈同名小说的电视剧《低智商犯罪》，豆瓣评分8.0，爱奇艺站内热度破万，云合数据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一度超过30%。这部另类犯罪剧跳出传统刑侦破案的叙事范式，用荒诞喜剧与悬疑类型的破壁融合，制造出国产悬疑剧里罕见的松弛感与喜感。

失控与巧合：荒诞作为叙事的核心驱动力

传统犯罪叙事的核心推进力通常来自双方精密的智力对决，本剧则让“阴差阳错”的巧合与“蝴蝶效应”的失控交织出的荒诞感，成为驱动叙事的核心逻辑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采用三线并行的叙事结构：张一昂主导的警方调查线、周荣团伙的利益线、方超与刘直的笨贼犯罪线。多线叙事使信息不对称被最大化，反派们互相误判：黑帮不知道笨贼的误打误撞，笨贼更不知道自己正在替警方“破案”。几方势力看似个个“专业”，却最终一一翻车。三线各自为政，又意外交织，形成“齿轮式”的咬合关系，每一条线的动作都会意外触发另一条线的变化。看似乌龙的巧合，实则经过精密设计，每个巧合都有内在因果链，乱中有序，最后所有线索汇聚，伏笔闭环完整。

这种“过程歪打正着，结局殊途同归”的叙事逻辑，改写了传统悬疑的核心美学气质。没有紧张刺激的连环追凶，没有层层反转的烧脑谜题，取而代之

之的是巧合的链式反应将人物推入“不由自主”的尴尬处境。当观众上帝视角围观笨贼团伙作案漏洞百出，却自以为天衣无缝；黑帮大佬机关算尽，终被各方误会搅局翻车；反派越努力控制局面，局面越失控；而佛系警察“随缘”破案，“三等功”自己送上门，便在欢快的笑声中获得了优越感。悬疑类型培养的“逻辑预期”与剧中“荒诞现实”的持续错位，制造出双倍的笑点密度。

“神探”与“卧龙凤雏”：黑色幽默的人物镜像

荒诞还来自人物本身，《低智商犯罪》对黑色幽默美学的深度开掘，集中体现在人物群像的塑造上。

不同于传统刑侦剧里雷厉风行、逻辑缜密的神探，张一昂不是天才，甚至有点倒霉。5年前因行动失误被调离一线，5年里做着与刑侦无关的工作。他喜欢读诗，在审讯时靠着“怀疑怀疑的怀疑”套出口供，这种“文艺气质”与刑侦语境需要的“理性逻辑”格格不入，构成了核心喜感的来源。张一昂的“神机妙算”，来自基层警察多年积累的经验直觉——从空气中能判断麻辣烫店铺，以及“锦鲤体质”——查酒驾意外抓获通缉犯、踢翻箱子掉落关键证据、靠平地摔跤锁定嫌疑人位置，一连串歪打正着的逆天运气，让观众在“锦鲤附体”的叙事中获得替代性满足。

“笨贼二人组”方超和刘直，把“严

肃办荒唐事”贯彻到底。一个是“文化悍匪”——抢金店前做PPT复盘、引用赫拉克利特、满嘴商业黑话，实操却被猪队友拖下水；一个是“莽撞铁憨憨”——抢金店不抢黄金，搬回一尊20多斤的财神像；补救办法简单粗暴：“实在不行咱再抢一遍”。两个想靠“干一票大的”改变窘迫生活的小人物，浅薄认知与狂妄野心之间的错位，构成了笑点的核心来源。

全剧无论主角配角，整体都很出彩，形成全员“卧龙凤雏”的格局。“内耗反派”周荣，表面温文尔雅，背后因躁郁症发作而行为乖张，一头扎进鲨鱼缸的戏堪称荒诞经典；“打工能人”胡建仁，眯眼一笑就透着鸡贼，虚报26万元买财神像的戏码，活脱脱职场老油条；风风火火的李茜，总能第一时间分析出正确思路。导演刘海波强调：“真正高级的喜剧感，源于人物的真实。角色对于做那些离谱的事信念感越强，越容易戳中观众的笑点。”

“撞上”之后：类型融合的美学效果

传统悬疑剧往往以紧绷的节奏、压抑的氛围贯穿始终，而《低智商犯罪》在悬疑框架中注入喜剧元素，如同“减压阀”一样，制造出罕见的“松弛



感”。这种松弛并非叙事的松散，而是通过笨贼的蠢萌、巧合的荒诞、台词的幽默，在紧张情节之间设置“呼吸点”。这种张弛有致的节奏，增强了剧集的可看性和追剧黏性。

喜剧消解了犯罪的沉重感，却并没有消解现实苦涩的内核。每一个角色都带有强烈的生活感。退休老干部跑马拉松跑进急诊室，假信息层层倒卖却离奇有效，笨贼抢贪官却把文物看作破烂瓶罐，荒诞行为背后是普通人可触摸的困境与欲望。现实世界中

破案未必依赖天才，许多案件的发生恰恰源于愚蠢、冲动和阴差阳错。《低智商犯罪》承认世界的随机性和人的局限性，这种去神化的真实感与带着日常烟火气的荒诞感，让类型融合具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西方黑色幽默的底色是冷峻与绝望，其经典作品如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《第五号屠宰场》等，弥漫着存在主义的悲观，人物困在荒诞的系统中，挣扎徒劳。《低智商犯罪》保留了荒诞的处境，但置换了对荒诞的态度。剧中人物面对困境时，仍以一种近乎笨拙的乐观继续生活。张一昂刚到三江口时被同事轻视排挤，他没有愤世嫉俗，而是大智若愚般继续吟诗、办案。笨贼炸化粪池从金店出来，打开袋子傻眼崩溃后，下一步想的是怎么把财神爷卖掉。人物身上的韧性和对生活的和解，给黑色幽默的阴暗染上了暖色调。

当然，喜剧与悬疑的碰撞并非没有代价。密集的笑点有时会冲淡悬疑主线的紧张感，部分配角的喜剧戏份存在堆砌之嫌，影响了叙事的紧凑性。这种得失权衡，恰恰是类型融合必须面对的难题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的启示正在于此：它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，它的价值在于“破局”。当“悬疑”撞上“喜剧”，其结果未必完美，但“撞上”的姿态本身，就是对类型边界的一次拓荒。它为同质化的悬疑剧市场打开了一扇新窗，把悬疑剧的边界推向了更宽阔的地带。